

貴州通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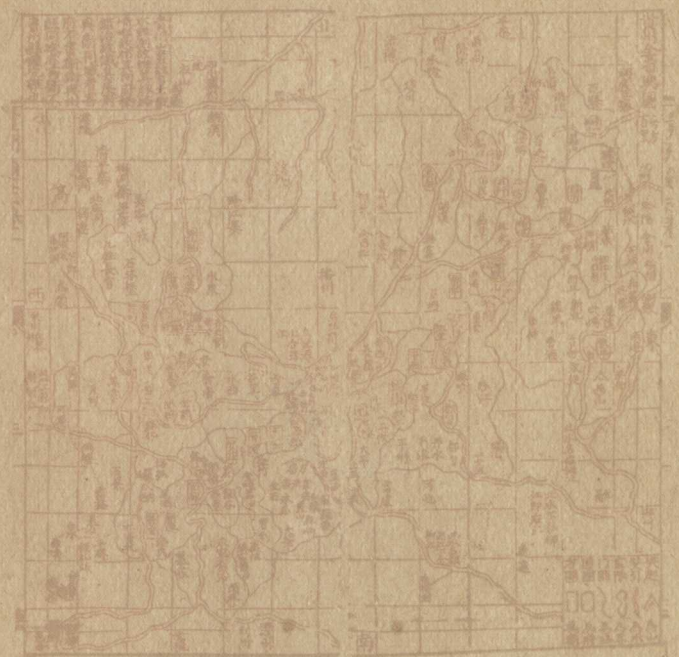
與地志  
風土志



貴財圖 1235052

貴州大學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立 人 周 清  
封面设计：何 萍



ISBN 978-7-81126-324-4



9 787811 263244 >

定价：168.00 元

鳳興土地志

鳳興  
土地志



民国·贵州通志

K297.3  
7  
11

# 輿地志 風土志

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整理



贵财图 1235052

貴州大學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贵州通志. 舆地志·风土志 /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编. -- 贵阳 : 贵州大学出版社, 2010.12  
ISBN 978-7-81126-324-4

I. ①贵… II. ①贵… III. ①贵州省-地方志②历史地理-概况-贵州省③风俗习惯-概况-贵州省 IV. ①K29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65265号

---

贵州通志. 舆地志·风土志

出版发行：贵州大学出版社  
责任编辑：立人 周清  
印 刷：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 
开 本：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16  
印 张：37  
字 数：89千  
版 次：2010年12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 
书 号：ISBN 978-7-81126-324-4  
定 价：168.00元

#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

## 古籍整理委员会

主任委员 顾 久

编 委 蒙育民 程鹏飞 张祥光 李华年  
谭佛佑 黄万机 王羊勺

## 本卷整理小组

组 长 王羊勺

副 组 长 李华年 黄万机

顾 问 杨祖恺 陈福桐

成 员 文长康 王新邦 晏东英

邓宗岳 林建曾

## 凡 例

一、原书为繁体字直排，现改为规范化简体字横排。

二、除地名、人名不加标点外，其余文字均以国家规定之通用性标点符号进行标点。

三、原书错字随文改正，脱、讹、衍、倒字经查对误者，均作补、改、删、正，无依据者存疑。异体字、古今字、通假字及明青年号中的避讳字，前三类改为现行通用字体，避讳字径改，均不出校。

四、原书正文或附录中有不一致者，经核对后径改；正文及附录中因引用材料不同而前后不一致者，照录而不作改动。

五、原书中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均改为现行称谓；对原书中一些错误观点，为保存原貌不予与纠正和批驳。

六、正文、附录中的历史纪年，随文加注公元年代；无法核对公元年数的干支纪年，存疑。

七、正文、附录文字较长者，均按文气分段。

八、为使读者方便查阅，作一简单目录，该目录与原书稍有不同，请读者谅解。

九、本卷《舆地风土志》中在记述贵州古地名、河流水道等方面有不少古文字、异体字和表（原书为竖排，现改为横排）不易排版，不清楚和不规范地方，请读者参阅原书，并请原谅。

十、原书正文中有一些文字与现行版式横排不致，如“右为 XXXX”等，为保持原貌不删节，按横排处理，请读者谅解。

# 点校说明

民国《贵州通志》作为民国时期我国编纂的少有几部省通志来说,在方志界是较为有名的,也是省内现存方志中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省志,是研究贵州地方文化历史的重要参考史籍。至2008年,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已经点校出版该书《前事志》、《人物志》、《宦迹志》、《学校选举志》、《土司土民志》。为适应现实需要和现代印刷之方便,从本卷起,我们对原书各志顺序及内容作了一些调整,根据篇幅把几部合并为一册出版,以方便读者。应广大研究者的要求和历史文献研究会会编史修志的需要,我们将在年内组织继续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对该书其他专志进行整理,争取在2012年前完成整部(民国)《贵州通志》点校和出版。

现根据整理点校完毕的志书内容、特点,将原舆地志、风土志合并为《舆地风土志》印刷出版,使读者方便查阅。本卷二种志书是分别记叙贵州全省建置沿革、山川河流、风土民情、物产气候、民族习俗语言的专志,所收录的资料,对上述各种事物的渊源、发展、演变和研究开发可以提供详细的参考。所辑录之资料多半采集于正史、史稿和有关地方史志以及当时人之文集,各地留存的碑记,地方官员的奏章,足可以补正式记载之所缺。本卷二种志书的整理出版,对研究贵州的自然地理、行政建制、民族民风有极大的帮助,可向地方史志、民族研究工作者提供许多原始的供参考的资料。

在省文史馆古籍整理委员领导下,本卷整理小组从2007年开展具体整理点校工作,聘请熟悉贵州历史和精通古文文史馆员、文献会员参与,本馆亦有工作人员参加。经过艰辛努力,于是年底完成了全部整理、点校、审稿、编辑,在财政、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于2008年付梓,延长至现在正式出版。

参加本卷整理点校的有李华年、王新邦、文长康、晏东英、邓宗岳、黄万机、林建曾、王芊勺(按点校须序),并由李华年、黄万机终审,王芊勺编辑排版,何萍封面设计。

由于原书引用资料较多,有些现在已无法查找,难于核对,故难免存在一些遗漏、错误之处,敬请读者及专家指正。

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 
古籍整理委员会  
2009年2月

# 目 录

## 輿 地 志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建置沿革考一 .....   | 1   |
| 建置沿革考二 .....   | 19  |
| 建置沿革考三 .....   | 66  |
| 建置沿革考四 .....   | 100 |
| 建置沿革考五 .....   | 139 |
| 建置沿革考六 .....   | 159 |
| 建置沿革表 总部 ..... | 176 |
| 山脉一 .....      | 214 |
| 山脉二 .....      | 242 |
| 水道一 .....      | 277 |
| 水道二 .....      | 311 |
| 水道三 .....      | 338 |

## 风 土 志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风俗 .....  | 371 |
| 气候 .....  | 404 |
| 方物一 ..... | 431 |
| 方物二 ..... | 467 |
| 方物三 ..... | 521 |
| 方言 .....  | 559 |

# 贵州通志

## 輿地志 建置沿革考一

“方志重沿革，而沿革莫难于贵州”。此莫子偲与邹叔绩互道甘苦之言也。本省汉唐郡县，自遵义、贵阳等府志始渐有明晰之考定。盖由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元和郡县志》等编，或叙水道源流，或详州邑至到，山川依旧，准望可资，故犹得言之如绘。故虽宋元以前多数史籍不能遵用斯轨，省县诸志亦鲜能为之补苴，而众说参稽，尚堪条贯。兹特依据诸史，备列旧闻，逐加证订，冀弥前纪之阙，知仍不少纰缪，亦冀后来差易为力云尔。

贵州为《禹贡》荆州西南裔，梁州东南裔。（据莫与俦《贞定遗集》）（案《禹贡》“荆及衡阳惟荆州……华阳黑水惟梁州”。荆、梁之限，向无确诂。诸家多遵伏胜大传，称黑水出雍入南海，为雍梁二州西界，虽古今殊形，而必有所据。逮薛季宣谓梁州南距黑水，韩邦奇又疑梁州自有黑水为界，与导川之黑水不相涉，胡氏渭《禹贡锥指》特申其说，复引酈道元《水经注》黑水即马湖江，因谓《通典》所列之云南、涪陵、南川三郡，乃梁徼外蛮夷，其误入荆州之黔中、宁夷、涪川、播川、夜郎、义泉、溱溪七郡，亦系徼外蛮夷，不在九州之限。舍古传而信新说，似未免抹杀前载。《明史》、《清一统志》并同其说，定贵州为荆梁二州徼外，应不可从。至《明一统志》称贵州为《禹贡》荆梁二州之南境；康熙通志称为古梁州南境，荆州西裔，乾隆通志称为《禹贡》梁州之南裔，荆州之西鄙，似矣，但未若莫氏《南齐以上地理考》所称之明晰。考云：黎平、镇远、铜仁三府，松桃一厅，有汉武陵地者，为荆州西南裔；思南一府有汉巴地，及其余七府、一直隶州、两直隶厅有汉牂柯郡，稍及犍为郡边地者，为梁州东南裔，自甚允当。惟黑水之讼，古今纷如，清代尤甚，莫考仍依胡氏之说，《贵阳府志》定为潞江，亦各有其本源，俟《水道篇》详论之。兹篇附录莫考及贵阳志于后，备言州境者之参究焉。

又案，《水经》曰，衡阳未知所极。胡氏不从，乃依酈道元《温水注》及韩退之说，谓五岭横绝南北天地，以隔内外，因谓荆之南界，越衡山之阳，太抵及岭而止。又谓古南越地不当入荆域，然于《通典》所称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于海并是扬州之地一语，则又曰，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封域，则以邻接宜属荆州，不宜舍荆而属扬。胡氏辞意闪烁，不能确定，亦既可见。至《元和郡县志》已称桂州、宜州为《禹贡》荆州之域，又称环州为《禹贡》扬州之分。唐环州治今广西思恩县，兼有贵州荔波县地，汉之牂柯东境也，依莫

氏考应在梁域,如胡氏言亦应在荆域,元和志属之扬州,岂不以《通典》所称五岭之南并是扬地为准乎?顾何解于宜、桂之属荆州也?宜、桂二州尚在环州之东南,忽于荆境插入扬地,舛缪最不近理。李书号称地理家较为近古之存籍,而于此廓落境域已不能言之无牾,下此可知,故不惜辞费,加考订焉。)

附:莫与俦《都匀府南齐以上地理考》:案以华阳黑水、荆及衡阳求禹贡荆、梁二州之境。黑水,酈道元谓一曰泸水、若水、马湖江。出姚州徼外,东北至叙州宜宾县入江。胡朏明《禹贡锥指》定以为金沙江是也。金沙江自叙州府会岷江,其南即接贵州西北界。衡山在今湖南衡州府,其阳则为广东连州、湖南永州府,其西为宝庆府靖州,即接贵州东界,则今贵州一省黎平、镇远、铜仁三府,松桃一厅有汉武陵地,接近衡阳,当为荆州西南裔。而其余贵阳、都匀、安顺、兴义、大定、遵义、石阡七府,平越直隶州,普安、仁怀两直隶厅,并有汉牂柯郡地,稍及犍为郡边地,及思南一府有汉巴地者,皆接近黑水,当为梁州南裔。观汉改梁州为益州,牂柯、犍为、巴,皆属益,而武陵属荆。意当日去夏未远,尚有其大较也。

《贵阳府志》:胡渭《禹贡锥指》云:梁南自宜宾以西至会川诸州县,凡在泸水、马湖江之北,皆梁域。宜宾以东至巫山诸州县,凡在大江之北者,皆梁域。其南皆西夷也。按朏明之意,《禹贡》黑水有二,而谓梁州之黑水即泸水,故其说如此。然实支离而背于古,不可用也。《禹贡》之黑水,或以为澜沧,或以为潞江,或以为大金沙江<sup>①</sup>,三水者皆入南海,于此求黑水,庶乎近之。然澜沧则以儒先之说定之,而知其非;大金沙又太远;潞江其是乎?经云:“道<sup>②</sup>黑水,至于三危,入于南海。”又云:“黑水、西河惟雍州。”又云:“华阳黑水惟梁州。”是黑水出雍州之地,至三危,经梁州入南海也。地记云:三危在鸟鼠之西南,而当岷山;又在积石之西南,当黑水祠,黑水出其南胁。《水经注》引《山海经》“三危在敦煌南,与岷山相接,山南带黑水。”郑康成《尚书》注云:“按《汉书·地理志》:益州滇池有黑水祠。而不记水之所在,即今中国无之。”按汉代永昌郡境渡澜沧,据郑云“即今中国无之”,则黑水尚在澜沧之外,故知澜沧非也。考今星宿海在巴颜喀喇山东北三百里,巴颜喀喇偏西二十度,极高三十五度,即古之积石也。四川边外九里古拉达罕山,即茂州之铁豹岭,古岷山也,偏西十四度八分,极高三十二度七分。而潞江之源布喀鄂模,偏西二十五度,极高三十二度五分,是其地东当岷山,而在积石之西南也,于鸟鼠则正西南无疑,又遥直接敦煌郡之南少西。由是言之,则三危山盖布喀山、巴哈诺莫浑巴什山、衣克诺莫浑巴什山是也。三危地即卫地也。潞江之源,蒙古称之为哈喇乌苏,哈喇者黑,而乌苏者水也,故名。潞江有布喀鄂模,连汇为尕尔即根、衣达、喀喇三鄂模。喀喇鄂模,水黑故名。其事又与《天问》“黑水玄<sup>③</sup>趾”之说相证,愈知潞江即黑水矣。今青海及卫地为雍州之西南,故曰黑水西河为雍州也。今喀木金川为梁地,故曰“华阳黑水惟<sup>④</sup>梁州”也。《晋·地道记》曰,梁州南自桓水,西抵黑水,东限捍关。自桓水以南为夷,《书》所谓“和夷底绩”也。《禹贡》“和夷底绩”郑注曰:“和,上夷所居之地。和读曰桓。《地理志》曰,《禹贡》<sup>⑤</sup>桓水出<sup>⑥</sup>蜀山,西南行羌中,”入南海。按桓水为梁州之南界,原当蜀郡之西南,而委入南海,非澜沧孰是?澜沧之源在诺莫浑乌巴什山东北三百余里,当卫地之东界,喀木之西北界,

经云南、老挝入安南为富良江。《尚书大传》以南交为荆南垂之地,则云南老挝皆梁西南垂之地,贵州固在其中矣。肫明画江为限,毋乃小乎! (《大定府志》同,并以大定志校讹。)

殷周并为荆州西南裔。(按,莫氏《南齐以上地理考》以《尔雅·释地》、《周官·职方》皆无梁州,乃据《禹贡锥指》谓贵州一省在殷周皆荆州西南裔,自属精覈。惟节录胡书,较欠明备,兹不著录,仍附胡氏原文于后,备学者参详焉。)

附:《禹贡锥指·梁州下》:青、徐二州,殷周迭为有无,独梁州则二代皆无之,其故何也?按,武王伐纣,誓于牧野,诸侯会师者·称之为“友邦冢君”,而“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”八国,则称曰“人”,不以诸侯待之。传曰“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”,正义曰:此“皆西南夷也”。《通典》曰:梁州当夏殷之间为蛮夷之国,所谓巴賈彭濮之人。由是观之,殷周之世梁并于雍。惟贾公彦云雍豫皆兼梁地;而林少颖又云江汉发源梁州,而《职方》为荆州川,则荆亦兼梁地。此言尤为精核,盖殷周之制,豫皆以汉水为界,梁州之地自蟠冢以东分属荆豫,而蟠冢以西则雍兼之,其地皆为蛮夷,虽并于雍,而《禹贡》梁州之山川无一入《职方》者,大抵如唐宋之羁縻州,元明以来之土司,简其政令,宽其赋敛,以柔抚之,使为不侵不叛之臣而已。建州设牧,非其所宜。故终殷周之世,梁不复置也。

殷时亦称鬼方(按,《易·既济》称“高宗伐鬼方,三年克之”,为“鬼方”见于经传之始。“鬼方”有远方、北方国、西落鬼戎诸故训,鲜有称为南夷者。孔氏颖达释《文王世子》,虽称西方九国为“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之徒”,九国或即鬼方种类,而无所指证,鲜有称为南夷者。宋儒始援《竹书纪年》武丁“伐鬼方,次于荆”之文以释鬼方,而王氏质、朱子熹皆疑鬼方即《商颂》所称殷武备伐之荆楚。元至正间范汇撰《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》称八番顺元殆古鬼方之境,非无据也。清儒惠栋《九经古义》、俞樾《群经平议》申荆楚即鬼方之说,犹不能出汲冢古文之范围。迨李氏方湛援《大戴礼·帝系篇》“陆终氏娶于鬼方”之文,附以《史记·楚世家》“陆终氏生子六人……六曰季连,半姓。”因楚为半姓之后,而鬼方在荆楚之说,得进一解。近人刘氏心源用梁伯戈铭“魃方繼丝”三字,释鬼方为南蛮,而贵州之为鬼方,益渐明晓,不当如《方輿纪要》第以罗鬼鬼主为之附会矣。至海宁王氏国维所著《鬼方昆夷猺獠考》称鬼方即昆夷猺獠,最号博辨,而不采陆终荆楚之说,又以《竹书》次荆条不为前儒所引用,径斥为伪,似亦仍有未安。若《兴义府志》备引旧说,精覈虽有未逮,亦足以备参稽,并附录焉。)

附:李氏方湛《〈易〉“伐鬼方”解》:《既济》九三爻辞:“高宗伐鬼方”,惠栋云,商之鬼方,周荆楚之地,《商颂·殷武》即伐鬼方诗也。按王伯厚《困学纪闻》解鬼方,引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“武丁征西羌鬼方,三年乃克”。《竹书》云:武乙“三十五年,周王季<sup>①</sup>伐西落鬼戎”,即鬼方。《文选》扬子云《赵充国颂》“鬼方宾服”,李善注引《世本》注云“鬼方于汉,则先零戎是<sup>②</sup>也”。其解鬼方,又在凉州。试为考之:《大戴礼·帝系篇》云:“陆终氏娶于鬼方氏”,《史记·楚世家》云:“陆终氏生子六人……六曰季连,半姓”,楚为半姓之后,则鬼方自当在荆楚之地。又《小戴记·明堂位》云,纣“脯鬼侯”,《史记·殷本纪》云,纣“以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为三公”,徐广曰:九侯“一作鬼

侯”。《文王世子》云“武王曰：‘西方有九国焉，君王其终抚诸’。”孔颖达正义云，西方九国，“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之徒”，九国或即鬼方种类。又《既济》九三辰在辰，辰为寿星之次，郑分野，郑南与楚邻，商时或尚为鬼国地，故《既济》此爻即取象于此。《左传》文十六年（公元前611年）“庸人帅群蛮以叛楚”。注，庸“属楚之小国”。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，蛮“属于楚、鄢陵之役，蛮与共王合兵击晋”。“麋<sup>①</sup>人率百濮聚于选”。注：“濮，夷也”。昭九年传，詹桓伯曰：“巴、濮、楚、邓，吾南土也。”韦昭《国语》注云：“濮，南蛮之国”。孔安国《牧誓》传云：“庸濮在江汉之南。”是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种类皆西南夷，亦与楚邻，不得即以西羌当鬼方，惠说是也。

《兴义府志》：按，旧志，《安南志》以郡地为殷鬼方地，然考鬼方之名，见于《周易》，汉儒注释，或以为北方国，或以为即西羌，无指为郡地者。如《易》云“高宗伐鬼方”，又云“震用伐鬼方”。虞翻注云“鬼方，国名。”干宝注云“鬼方，北方国”。宋衷注云“鬼方，西落鬼戎，汉先零羌是也。”又《汉书》匡衡疏云“成汤化异俗而怀鬼方。”应劭注云“鬼方，远方也。”凡此数说，或以为远方，或以为北方国，或以为即西羌，皆不指郡境也。或云：郡于殷时为鬼方国，故郡地于六朝时没入暴蛮，其暴蛮酋长至唐宋犹皆称鬼王。或云：郡地古为鬼方国，以分野上应鬼宿而名国，今郡之分野尚应鬼宿，可证古为鬼方国也。或云：全黔及郡境在殷时皆为鬼方国，元范汇《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记》云：“八番顺元为夜郎牂柯之表，古鬼方之境。”赵廷臣《论黔苗疏》云：“贵州古称鬼方，此黔之全境及郡地皆古鬼方国之证也。”其说尚有根据，今姑存其说。

刘心源《鬼方考》：《易·既济》“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。”集解引虞翻曰：“高宗，殷王武丁。鬼方，国名……坤为鬼方。（《未济》注同。坤，西南方。）……干宝曰……鬼方，北方国也。”（鬼属阴。）《释文》引《苍颉篇》云：“鬼，远也。”《诗·荡》“覃及<sup>①</sup>鬼方”，毛传“鬼方，远方也。”《汉书·匡衡传》：“《诗》曰‘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极，寿考且宁，以保我后生’。此成汤所以建至治，保子孙，化异俗，而怀鬼方也”。应劭曰：“鬼方，远方也。”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：“克伐鬼方，开道<sup>①</sup>西域”。注：“鬼方，远方。”引《易》高宗事。又，西羌之本，出自三苗，舜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，羌地是也，滨于赐支（即析支），赐支南接蜀汉，徼外蛮夷，后桀之乱，畎夷人居邠岐<sup>②</sup>之间；成汤既兴，伐而攘之，武丁征西戎鬼方，三年乃克，故其诗曰“自彼氐羌……莫敢不来王”。周古公及子季历伐西落鬼戎（注引《竹书纪年》武乙三十五年“王季伐西落鬼戎，俘二十翟王。”）又《鲜卑传》蔡邕议曰“汤伐鬼方”（注引《易》高宗事，又引前书淮南王安曰“鬼方，小蛮夷也。”音义曰“鬼方，远方”。）《世本》“陆终娶于鬼方氏”。宋衷注：鬼方，西落鬼戎，于汉则先零羌也。（鬼，古音如九，《列子》九方皋即鬼方氏。）《唐书·南蛮传》“夷人尚鬼，谓主祭者为鬼主。”又乌蛮俗尚巫鬼，“大部落有大鬼主，百家则置小鬼主。”又“两林地虽狭，诸部推为长，号者大鬼主。”（《宋史·蛮夷传四》：其酋长号者鬼主。）《明史·土司传》：“西南诸蛮，有虞<sup>③</sup>之苗，商之鬼方，西汉之夜郎、靡、莫、邛、笮<sup>④</sup>、僰、爨之属皆是也。”又《贵州土司传》：“贵州，古罗施鬼国，汉西南夷牂柯、武陵诸傍郡。”心源按，解“鬼方”为北方、远方者，以义言之也。梁伯戈铭云：“魃方<sup>⑤</sup>”，魃即魃字，《五音篇海》“魃，音鬼。”戈铭曰“魃”，即是蛮也，盖指南方而言。范书明云“西羌……出自三苗。”

昔舜征三苗,分其种类于三危,后遂强盛,商周时为西落鬼戎,然实三苗枝种也。汉人以西羌为鬼方,专指枝种而言,殊不知其本种仍盛于南,合观史说,证以地图,四川之西徼接陕甘之西南,皆鬼方之在西者;湖南之岳衡辰酉,湖北这施南,四川之东南,两面接贵州全境,旁及云南广西,皆鬼方之在南者。《诗·殷武》云:“挾彼殷武,奋伐<sup>⑤</sup>荆楚……有截其所,汤孙之绪。维女荆楚,居国南乡。昔有成汤,自彼氐羌,莫敢不来享,莫敢不来王,曰商是常。”序云:“《殷武》,祀高宗也”。传<sup>⑥</sup>:“殷武,殷王武丁也”。疏:“美高宗之伐与汤同也。”玩诗意及《西羌传》,知汤所伐在西方,武丁所伐在南方。《竹书纪年》:“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,次于荆,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,氐羌来宾。”夫伐鬼方必次荆者,明荆与鬼方接壤,武丁出师由豫而荆,理势当然;故《路史》注云:朱子疑鬼方即荆楚,若是秦陇之氐羌,则宜由豫而雍梁矣,何得次荆?其云“王师克鬼方,氐羌来宾”者,氐羌自因畏服而来,原与伐鬼方为两事,《诗》以汤时氐羌来王,美武丁南伐之勋,而武丁征西戎鬼方,所引《殷武》诗句,删去“昔有成汤”四字,殊欠分晓。永宁红岩之铭,正是次荆留迹(贵州在三代时为荆州荒远之域),与《竹书》、《商颂》合,与史亦合也。

周又为巴蜀、(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:“《洛书》曰:‘人皇始出,继地皇之后,兄弟九人,分理九州,为九圉。人皇居中州、制八辅。’华阳之壤,梁岷之域,是其一圉;圉中之国,则巴蜀矣……及禹治水命州,巴、蜀以属梁州。……禹会诸侯于会稽<sup>⑦</sup>,执玉帛者万国,巴、蜀往焉。周武王伐纣,实得巴、蜀之师,……既克殷,封其宗姬于巴,爵之以子。……其地东至鱼复,西至僰道,北接汉中,南极黔涪。……其属有濮、賁、苴、共、奴、獯、夷、蜚之蛮。周之仲世,……与秦、楚、邓为比。”

《蜀志》:“蜀之为国,肇于人皇,与巴同圉。至黄帝,为其子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女,生子高阳,是为帝喾,封其支庶于蜀,世为侯伯,历夏、商、周。武王伐纣,蜀与焉。其地东接于巴,南接于越,北与秦分,西奄峨嵋。地称天府,原曰华阳。”

《元和郡县志》:渝州《禹贡》梁州之域,古之巴国也。阆、白二水东南流,曲折如巴字,故谓之巴。武王伐殷,巴人助焉,其人勇锐歌舞以凌殷郊。后封为巴子。其地东至鱼复,西抵僰道,北接汉中,南极牂柯,是其界也。战国时,楚既称王,巴亦称王。

按,《遵义府志》据《华阳国志》蜀地“南接于越”一语,定遵义、绥阳、桐梓、仁怀四县为蜀地;又据“涪陵郡,巴之南鄙”一语,定正安以东为巴地,为言贵州有古巴蜀地之始。《牂牁客谈》言,巴与黔中,中隔枳地,必于越枳而鄙涪陵之理。其说未审。《华阳国志》言巴国之境,西至僰道,南接黔涪。僰道固唐之泸州,今之宜宾县地,黔则黔中,涪则涪陵也。李氏元和志称,南、泸二州并为周巴子国界,益可参证。盖唐之泸州合江县,及南州所辖南川、三溪二县,并有今贵州地。巴国治在今巴县,南、泸二州固紧接其南也。且依遵义志推论,蜀、越之界为乌江,则巴越之境亦同以乌江为限,夫复何疑?然则遵志所称遵义、绥阳、桐梓、仁怀四县为蜀地者,宜与正安一州同属巴国为是。依常志,蜀国之境固不应于僰道以南,忽焉东迤,而领仁怀以东之地也。然则巴之西南与蜀之东南,其分限或即为赤水乎!至曾氏言庄跻时楚尚未得枳,巴不能越枳而鄙涪陵,亦尚有说。考《战国策》苏代约燕王曰“楚得枳而国亡”。说者多以枳为巴国之一邑,《华阳国志》称枳县

在巴郡东四百里,治涪陵水会<sup>⑧</sup>,各书因谓古枳邑故治在今四川涪陵县西,是也。今涪陵在乌江西岸,而汉涪陵为今彭水县,则在涪江东岸,而居枳东南,谓据周末形势,巴不应越枳而有乌江东岸之涪陵,于义或当。若谓汉涪陵之有今思南等地,必不属巴,恐仍未协。元和志固尝称施州为春秋巴国之界矣,其于辰州,又有巴子兄弟入为五溪之长之说,然则当日巴国东南境虽以乌江为界,而恃强且时时伸其势力于乌江东岸之黔中故地,亦事理之所不能无者也。思南、务川、湄潭、余庆、龙泉诸地,皆在乌江西岸,然则宜仍郑说,属之巴境,亦可无异说矣。)越、(按,《战国策》云“吴起为楚收扬越”。《史记·南越传》:“秦时已并天下,略定扬越,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,以谪徙民。”注云:张晏曰:扬越,“扬州之南越也。”《华阳国志》云:“蜀之为国,……南接于越。”又曰:“南中在昔,盖夷越之地。”《文献通考》云:“自岭而南,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,是百越之地,亦谓之南越,古谓之雕题。”据此,则扬越、南越、百越、雕题,皆一越而已,是否皆《禹贡》扬州,是否尽有南中地,姑不备论,要其北邻于蜀,为桂林、南海、象郡故地,固可参详而得。莫氏《南齐以上地理考》,谓乌江以南、都匀、安顺、兴义、镇远、黎平诸府,及贵阳、石阡二府,平越一州之半,皆为越地。其说甚是。惟《华阳国志》又称蜀以南中为范围,《广州记》称蜀王子将兵讨骆侯,自称为安阳王,治封溪县。前汉志称安阳王国即交趾郡。综诸说,则蜀有南中,而接于骆越交趾。疑安顺、兴义二府之紧接广西西鄙者,与云南省应均为蜀国地,而非越地矣。)鼈、(按,《路史·国名纪》云,鼈,鼈令国。故汉牂柯鼈县有鼈水。《遵义府志》据之,谓秦汉鼈县归境,由遵义而东为湄潭、龙泉、务川、正安,北为桐梓,循娄山崖门而南,至黔西之渭河北岸,皆古鼈国境,要为得之。《遵义府志》所谓增益,俗伟恢诡其迹,盖即由此。然则鼈之建国,其时其地,均当于是求之,又不可不知也。)牂柯、(按,《华阳国志》称楚“庄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,植牂柯,系船”,因“名且兰为牂柯国”。《后汉书》因之。而牂柯立国之时与地,清不能明。莫与俦著《南齐以上地理考》及《牂柯考》,始据《管子》,谓齐桓定霸时已有牂柯,与吴、越、巴、荆并大,庄跻尚在约四百年。其国当自巴以西,南并夜郎及以南之地。又据《史》《汉》,“牂柯江广数里,出番禺城下”,及夜郎临“牂柯江,江广百余步”推之,首尾二千余里,皆得牂柯之名,则其国当自夜郎、且兰直接南海,能役属群小国,如秦西呕、汉南越之比,恐汉牂柯一郡尚不足以尽其地。又谓春秋以后,此国遂微,而西呕、夜郎、滇争相雄长,故《史》《汉》言西南君长以什数,皆不及牂柯,盖已降于夜郎旁小邑中。其说甚辨。要之,今贵州乌江以南皆古牂柯国地,无可疑也。)夜郎、(按,《史记·西南夷传》: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,夜郎最大。”《遵义府志》谓,自春秋以后,所谓夜郎旁小邑,如且兰、漏卧等国,必皆受夜郎属制。范氏所谓国各立君长者也。考前汉《地理志》注,犍为郡,“故夜郎国”,夜郎县,“故夜郎侯邑”。而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则称“夜郎国东接交趾,西有滇国,北有邛都,国各立君长”,是其国都在汉犍为郡及牂柯之夜郎”县境内,而辖地则包有滇与邛都,亦可睹矣。元和志于播州、协州、曲州并云“夜郎国地。”《云南通志》汉牂柯郡之鼈、平夷、夜郎、谈指、同并、漏江、谈稿、毋单,犍为郡之南广、汉阳、郁郅、朱提、堂琅,益州郡之铜濬,凡十四县皆夜郎地,盖有确据。或曰:今如斯言,则夜郎之境,北尽岷江,不将与蜀凿枘乎?曰:时有后先,则地有盈朒,未可一概论也。蜀,唐虞古国,封域广大,迨乎周季,夜郎骤

兴,南境之削,殆有由来,前后不侔,夫亦何害?各志之往往歧出,大抵如此而已。至《大定府志》称周末夜郎始著,周初殆为卢夷之属国,引《括地志》戎府南有古微、卢、彭三国地,及濮在楚西南有鬲州、徽州、泸府、彭水诸文为据,谓泸府即今泸州,自泸州以南至叙永、大定、安顺、兴义皆卢国地,无他左证,应不著录。)且兰、(按,《史记·西南夷传》汉武帝因南越反,“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,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,乃与其众反,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。汉……八校尉击破之,……诛头兰”。是为且兰见于史传之始。索隐称且兰“小国名也”,头兰“即且兰”,“且音子<sup>④</sup>徐反。”然此汉之且兰,非周之且兰也。《华阳国志》乃称“庄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”,而《清一统志》据之,谓贵州战国时为楚黔中地,兼为夜郎、且兰诸国地。考乾隆通志称遵义府周秦时为夜郎且兰之地,莫氏《汉且兰县故地考》驳之,是矣。惟引《元和郡县志》所谓播州本西南徼外蛮夷夜郎且兰之地一语,指为乾隆《志》承误之由,而谓李氏承六朝图籍散亡之余,骤未得据,约略为言,乃其慎也。似乎播州故地双举夜郎且兰之义,仍未分晓。窃谓且兰故国其境域是否与汉且兰地同其广狭虽不可考,而莫氏所谓乌江南岸容有非且兰地,乌江北岸不容有且兰地,要为得之。覈诸李书,益为明晰。盖唐之播州,治今乌江北岸之遵义,而乌江南岸之平越,虽属牂州,恐亦兼有播州地,观元播州安抚东南境,兼有黄平府、旧州草堂、平伐月石等处可知。虽曰杨氏之播州不能概唐初之旧,然竟谓唐唐初播州果无乌江以南之地,恐不免失之武断。然则李书之双举夜郎且兰,正可知唐之播州兼有今遵义平越二府,遵义在乌江北岸,则夜郎旧壤也,平越在乌江南岸,则且兰旧壤也,唐之播州地不将由是益明乎!至汉之故且兰县,盖由且兰故国而名,其治在沅江源处,实兼有今之平越、都匀、贵阳、镇远、石阡诸府境地,莫氏所考,固详乎其言之矣。)靡莫、(按,《史记·西南夷传》: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,夜郎最大;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,滇最大。”又曰:“滇王者,其众数万人。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,皆<sup>⑤</sup>同姓相扶,……数侵犯使者吏卒,元封二年(公元前109年)],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,以兵临滇,滇王……请置吏入朝,于是以为益州郡”。此汉之靡莫也。康熙《通志》于贵阳安顺二府并谓周为靡莫,未知何据。考《史记索隐》,“靡莫,夷邑名”。正义:“靡非在姚州北,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,即靡莫之夷”。《大定府志》称:今源出云南寻甸北、历沾益宣威及威宁州界之牛栏江,即汉益州郡收靡县南山腊谷之涂水,寻甸、沾益、宣威间皆汉收靡县,即古靡邑,莫即汉邠<sup>⑥</sup>之邠,居濛水之源,即今威宁州南北诸海、濛转莫,莫转邠,故今威宁州致化、全化二里,即古莫邑,大要得之。至《兴义府志》又称旧志以靡莫为府亲辖地,安南志以为安南地。考《元史·地理志》曲靖路下,称元宪宗立磨弥部万户,至元中改为曲靖路。而曲靖宣慰辖下之交水、石梁、罗山三县,皆称系磨弥部,罗山则磨弥东境也。靡莫、收靡、磨弥岂皆以以声转而异其名乎!元志又称磨弥之先即东爨<sup>⑦</sup>乌蛮,清统志称罗山故城在沾益州东南一百二十里平彝所,然则靡莫之境,北起川南,南迄曲靖威宁,而兴义乌蛮旧壤,即抱其中,亦可约略言之也。)诸国之地。

附:《遵义府志》:按,夏禹以前,青阳降居江水,昌意降居若水,巴蜀之地,其封建与中州同。至殷周之间,多变为夷,二代因废梁州。然其君长各守其地,如《史记·西南夷传》所称“某以十数,某最大”者,当不始自秦汉,周以来有矣。而其中,国大莫如

蜀,自从武王灭纣以后,必威曰远境日拓,旁近诸夷国皆受其臣使,司马错、张仪并称蜀西僻之国,戎狄之长,可见也。《华阳国志》云:蜀地“东接于巴,南接于越,北与秦分,西奄峨嵋。”其言南界接越,于古之蜀境精核不易。今遵义地在秦以前当蜀之东南鄙,何以明之?《通鉴》秦始皇三十三年(公元前214年)“略取南越……地……置……象郡”,《汉书·昭帝纪》元凤五年“罢象郡,分属郁林、牂牁”,以《山海经》“沅水出象郡”证之,今沅江上源在平越、都匀、镇远界内,可见今乌江南岸即古之越、秦之象郡地。汉牂牁郡所领之十七县,牂是犍为郡割出,且兰、无斂即今贵阳、都匀、平越、镇远等处,必是从象郡地分出,是终西汉之世,次第建置,郡乃得十七县,非建郡时通置可知。特史于各县例不详始建何年,故无从考。古越之境,必不踰乌江而西,则蜀地南接于越,必即以乌江为徼,今遵义、绥阳、桐梓、仁怀四县为蜀旧地无疑矣。而正安一州,当是巴之西南鄙,《华阳国志》云,巴地“东至鱼复,西至犍道,北接汉中,南极黔涪”,于巴郡分出之涪陵郡云“巴之南鄙,……东接巴东,南接武陵,西接牂牁”,即指牂县言,可知今自江津以下至夔州,凡在大江之南,今思南、务川等处,皆涪陵郡地。正安于涪陵为西南鄙,于巴国全境乃当西南极边也。(以上巴国蜀国附录)

附:莫与俦《南齐以上地理考》:按,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云:“南中在昔,盖夷越之地”,其《蜀志》言蜀国之境,则去“东接于巴,南接于越”,其南中为牂牁、平夷、夜郎、晋宁、建宁、平乐、朱提、南广、永昌、云南、河阳、梁水、兴古、西平十四郡,则贵州一省,除倚东一边诸府有巴黔中地外,大要皆古越地,而《巴志》言巴国境云,“西至犍道……南极<sup>①</sup>黔涪”,又于巴郡所分之涪陵郡云“南接武陵,西接牂牁”,而《蜀志》又云:“汉祖……虽王有巴、蜀,南中不宾也。……六年(公元前201年)始分置广汉郡。……武帝……建元<sup>②</sup>六年(公元前135年)分广汉置犍为郡。元封元年(公元前110年)分犍为置牂牁郡”。《巴志》亦云高帝“分巴置广汉郡,孝武帝又两割置犍为郡,故世曰‘分巴割蜀,以成犍、广’也”。考汉牂牁诸县,牂为故犍为郡治,《南中志》有明文,则此县为犍为割入牂牁之一,牂当今遵义府之正安州、遵义、桐梓、绥阳,及平越州之湄潭、石阡府之龙泉等地。其西之仁怀县仁怀厅有犍为符地,东之思南一府有巴涪陵地,此县左右巴黔,适共边乌江赤水。其南之且兰为后所开,则此县及西之有符故地者,皆当为自蜀郡分出之地,为昔蜀国蜀郡之东南徼。又牂西南之平夷,当今贵阳府之开州修文县,及大定府地者,其西有犍为南广地,北有汉阳地,而南接夜郎,此县当亦与牂同为蜀故徼。其东有巴涪陵地者,即昔之巴郡,巴国之西南徼。而有汉武陵地之铜仁、思州两府,即昔之黔中,并属秦。其馀乌江以南都匀、安顺、兴义诸府,及贵阳、镇远、石阡诸府,平越州之半,皆为越地。其黎平府及镇远之半,为秦汉犍成者,汉虽属武陵,而秦属象郡,见《山海经》,则亦非黔中地而为越地。越即百越,《淮南子》载秦使尉屠睢发卒五军与越人战,杀西呕君译吁宋,盖即秦取百越事,西呕即《史记·南越传》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之西瓯,百越盖西瓯属矣。师古《汉书》注:“西瓯即骆越也”。(以上“越国”附录)。

附:《遵义府志·〈路史〉国名纪》:按,长源氏以牂为古国名,所见极确。考牂之名,汉以前书传不见,汉武置犍为,其郡治在牂,即牂是新立县名,亦决非于旧无因,特